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六十九回 孔宣兵阻金雞嶺

孔宣人馬出關，至金雞嶺，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前有周兵在嶺下，請令定奪。」孔宣令：「在嶺上安下營寨，阻住咽喉之路，使周兵不能前進。」

只見子牙人馬正行，哨馬報入中軍：「稟上元帥：前有成湯大隊人馬住在嶺上。」子牙傳令：「安營。」陞帳坐下，自思：「三十六路人馬俱完，怎麼又有這枝兵來？」子牙沉思，搖指算來：「連張山是三十五路，連此一路方是三十六路。此事必又費手。」

孔宣在嶺上止住了三日，子牙大兵已到。忙傳令問：「誰人去周營見頭陣走一遭？」有先行官陳庚出位應曰：「末將願先見頭陣。」孔宣許之。

陳庚上馬下嶺，至周營搦戰。探馬報入中軍。子牙問左右：「誰去見此頭陣？」

有先行官黃天化應曰：「願往。」

子牙分付曰：「務要小心。」

黃天化答曰：「不必囑咐。」忙上了玉麒麟出營。

陳庚手提方天戟大呼曰：「反賊何人？」

黃天化答曰：「吾非反賊，乃奉天征討掃蕩成湯天寶大元帥麾下，正印先行官黃天化是也。你乃何人？也通個名來。錄功簿上好記你的首級。」

陳庚大怒：「量你雞犬小輩，敢與天朝元宰相拒哉？」縱馬搖戟，直取黃天化。天化手中雙鎚赴面交還。麟馬往來，鎚戟併舉，大戰有三十回合，黃天化掩一鎚便走。陳庚不知好歹，隨後趕去。黃天化聞得腦後鸞鈴響，挂了雙鎚，取火龍標掌在手中，回手一標。

黃天化回手一標，將陳庚打下馬來，兜回馬取了首級，掌鼓進營，來見子牙。

子牙問：「出陣如何？」黃天化答曰：「末將托元帥洪福，標取了陳庚首級。」子牙大喜，上黃天化首功。子牙方纔舉筆向硯臺上換墨，不覺筆頭吊將下來。子牙半晌不言，從新再取筆，上了黃天化頭一功。此是黃天化只得首功一次，故有此警報。

報馬報入孔宣營中：「稟元帥：陳庚失機，被黃天化斬了首級，號令轅門。」

孔宣笑曰：「陳庚自己無能，死不足惜。」全不在意。

次日，又是孫合出馬，至周營搦戰。子牙傳令：「誰去走一遭？」有武吉應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武吉出營，見一員將官，金甲紅袍，黃馬大刀，飛臨陣前，大呼曰：「來者何人？」武吉曰：「吾乃姜元帥門下右哨先行官武吉是也。」

孫合笑曰：「姜尚乃是一漁翁，你乃是一個樵子。你師徒二人正是一軸畫圖——『漁樵問答』。」

武吉大怒曰：「匹夫無理！焉敢以言語戲吾！」切齒咬牙，舉鎗分心就刺。孫合手中刀急架忙迎。兩馬交鋒，一場惡殺。大戰有三十回合，未分勝負，武吉掩一鎗便走，詐敗而逃。孫合見武吉敗走，知是樵子出身，料有何能，隨後趕來。

武吉已知孫合趕來，把馬一兜，那馬停了一步；孫合馬來得太速，一撞個滿懷，早被武吉這回馬鎗挑下馬來，取了首級，掌鼓進營，見子牙報功。子牙大喜，上了武吉的功。就把哪吒激得抓耳撓腮，恨不得要出營廝殺。

報馬報入成湯營裏：「啟元帥：孫合失機，被武吉回馬鎗挑下，梟去首級，號令轅門，請令定奪。」孔宣聽報，謂左右曰：「吾今奉詔征討，爾等隨軍立功，不期連折二陣，使吾心中不悅。今日誰去見陣走一遭，為國立功？」

傍有五軍救應使高繼能曰：「末將願往。」孔宣分付曰：「務要小心。」高繼能上馬提鎗，至營前討戰。哨馬報入中軍。傍有哪吒忙應聲曰：「弟子願往。」子牙許之。

哪吒登風火輪，前有一對紅旗，如風捲火雲，飛奔前來。

高繼能大呼曰：「哪吒慢來！」

哪吒大喜曰：「既知吾名，何不早下馬受死？」

高繼能對哪吒大笑曰：「聞你道術過人，一般今日也會得你著。」

哪吒曰：「你且通名來，功勞簿上好記你的首級。」高繼能大怒，使開鎗分心刺來。哪吒火尖鎗急速忙迎。輪馬盤旋，雙鎗齊舉，高繼能恐哪吒先下手，掩一鎗便走。哪吒自思：「吾此來定要成功！」那裏肯捨？隨手取乾坤圈望空中祭起。

高繼能的蜈蚣袋未及放開來，不意哪吒的圈來得快，一圈正打中肩窩，伏鞍而逃。哪吒為不得全功，心下懊惱，回營見子牙曰：「弟子未得全功，請令定奪。」子牙上了哪吒的功。

高繼能被哪吒打傷，敗進營來見孔宣，具言前事。孔宣不語，取些丹藥與繼能敷貼，立時全愈。

孔宣次日命軍點砲，自領大隊人馬，親臨陣前，對旗門官將曰：「請你主將答話。」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孔宣請元帥答話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擺八健將出營。」大紅寶纛旗展處，子牙左右有四個先行官與眾門徒，雁翅排開。子牙乘四不相至陣前，看孔宣來歷大不相同。

子牙看孔宣背後有五道光華，按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。子牙心下疑惑。孔宣見子牙自來，將馬一拎，來至軍前，問曰：「來者莫非姜子牙麼？」

子牙曰：「然也。」

孔宣問曰：「你原是殷臣，為何造反，妄自稱王，會合諸侯，逆天欺心，不守本土？吾今奉詔征討，汝好好退兵，敬守臣節，可保家國；若半字遲延，吾定削平西土，那時悔之晚矣。」

子牙曰：「天命無常，惟有德者居之。昔帝堯有子丹朱不肖，讓位與舜。舜帝有子商均亦不肖，讓位與禹。禹有子啟賢，能繼父志，禹尊禪讓，復讓與益。天下之朝覲訟獄，不之益而之啟。再後傳之桀。桀王無道，成湯伐夏而有天下。今傳之紂。紂王今淫酗肆虐，穢德彰聞，天怒民怨，四海鼎沸。德在我周，恭行天之罰。將軍何不順天以歸我周，共罰獨夫也？」

孔宣曰：「你以下伐上，反不為逆天，乃架此一段污穢之言，惑亂民心，借此造反，拒逆天兵，情殊可恨！」縱馬舞刀來取。

子牙後有洪錦走馬奔來，大呼：「孔宣不得無禮！吾來也！」

孔宣見洪錦走馬而至，孔宣大罵：「逆賊！你還敢來見我！」

洪錦曰：「天下八百諸侯俱已歸周，料你一個忠臣，也不能濟得甚事。」

孔宣大怒，搖鎗直取。二馬交兵，未及數合，洪錦將旗門遁往下一戳，把刀往下一分，那旗化為一門。洪錦方欲進門，孔宣大笑曰：「米粒之珠，有何光彩？」孔宣兜回馬，把左邊黃光往下一刷，將洪錦刷去，毫無影響，就如沙灰投入大海之中，止見一匹空馬。

子牙左右大小將官俱目瞪口呆。孔宣復縱馬來取子牙。子牙手中劍急架忙迎。傍有鄧九公走馬來助陣。子牙大戰十五六合。子牙祭打神鞭打孔宣，那鞭已落在孔宣紅光中去了，似石投水。

子牙大驚，忙傳令鳴金。子牙沉吟，想：「此人後有五道光華，按有五行之狀；今將洪錦攝去，不知凶吉，如之奈何？不若乘孔宣得勝，今夜去劫他的營，且勝他一陣，再作區處。」

子牙令哪吒：「你今夜去劫孔宣的大轅門；黃天化，你去劫他左營；雷震子，你可去劫他右營；先挫動他軍威，然後用計破他，必然成功。」三人領令去訖。

孔宣得勝進營，將後面五色光華一抖，只見洪錦昏迷睡於地下。孔宣分付左右，將洪錦監在後營，收了打神鞭，正欲退後營，只見一陣大風，將帥旗連捲三四捲。

孔宣大驚，搯指一算，早已知其就裏，忙喚高繼能分付：「你在左營門埋伏；周信，你在右營門埋伏。今夜姜子牙要來劫吾營寨。我正要他來，只可惜姜尚不曾親來！」

姜子牙營中三路兵暗暗上嶺。將近二更，一聲炮響，三路兵吶喊一聲，殺進轅門。哪吒踏輪搖鎗，沖開營門，殺至中營而來。

孔宣獨坐帳中，不慌不忙，上了馬迎來，大笑曰：「哪吒，你今番劫營，定然遭擒，再休想前番取勝也！」

哪吒也不知孔宣的利害，大怒，罵曰：「今日定拏你成功！」舉鎗來戰，殺在中軍，難解難分。雷震子飛在空中，沖開右營；周信大戰雷震子。雷震子展動風雷二翅，飛在空中，是上三路，又是黃夜間，觀看不甚明白，周信被雷震子一棍刷將下來，正中頂門，打得腦漿迸出，死於非命。

雷震子飛至中營，見哪吒大戰孔宣，雷震子大喝一聲，如霹靂交加，孔宣將黃光望上一撒，先拏了雷震子。哪吒見如此利害，方欲抽身，又被孔宣把白光一刷，連哪吒撒去，不知去向。

黃天化只聽得殺聲大作，不察虛實，催開玉麒麟，沖進左營，忽聽砲響，高繼能一馬當先，黃夜交兵，更不答話，麟馬相交，鎗鎗併舉。好黃天化！兩柄鎗只打的鎗尖生烈焰，殺氣透心寒。二將乃是夜戰，況黃天化兩柄鎗似流星不落地，來往不沾塵。

高繼能見如此了得，掩一鎗，撥馬就走。黃天化催開玉麒麟趕來。高繼能展開蜈蚣袋，那蜈蚣捲將來，成堆成團而至，一似飛蝗。黃天化用兩柄鎗遮擋，不防蜈蚣把玉麒麟的眼叮了一下，那麒麟叫了一聲，使蹄站立，前蹄直豎，黃天化坐不住鞍韉，撞下地來，早被高繼能一鎗正中脊下，死於非命。一魂往封神臺去了。可憐下山大破四天王，不曾取成湯寸土。

孔宣收兵，殺了一夜，嶺頭上屍橫遍野，血染草梢。孔宣陞帳，將五色神光一抖，只見哪吒、雷震子跌下地來。孔宣命左右於後營監禁，然後坐下。高繼能獻功，報斬了黃天化首級。孔宣分付：「號令轅門。」

且言子牙一夜不曾睡，只聽得嶺上天翻地覆的一般。及至天明，報馬進營：「啟老爺：三將劫營，黃天化首級已號令轅門；二將不知所往。」子牙大驚。

黃飛虎聽罷，放聲大哭曰：「天化苦死！不能取成湯尺寸之土，要你奇才無用！」三兄弟、二叔叔、眾將無不下淚。

南宮适曰：「黃將軍不必如此。令郎為國捐軀，萬年垂於青史。方今高繼能有左道蜈蚣之術，將軍何不請崇城崇黑虎？他善能破此左道之術。」

黃飛虎聽得此言，上帳來見子牙，曰：「末將往崇城去，請崇黑虎來破此賊，以泄吾兒之恨。」

子牙見黃飛虎這等悲切，即許之。黃飛虎離了行宮，逕往崇城大道而來。一路上，曉行夜住，飢餐渴飲。在路行程，一日來到一座山，山下有一石碣，上書「飛鳳山」。

飛虎看罷，策馬過山，耳邊只聞得鑼鼓齊鳴，武成王自思：「是那裏戰鼓響？把坐下五色神牛一拎，走上山來。」

只見山凹裏三將廝殺：一員將使五股托天叉；一員將使八楞熟銅鎚；一員將使五爪爛銀抓；三將大戰，殺得難解難分。那使叉的同著使抓的殺那使鎚的。戰了一會，只見使鎚的又同著使叉的殺那使抓的。三將殺得呵呵大笑。

黃飛虎在坐騎上，自忖曰：「這三人為何以殺為戲？待吾向前問他端的。」黃飛虎走騎至面前。

使叉的見飛虎丹鳳眼，臥蠶眉，穿王服，坐五色神牛，大呼曰：「二位賢弟，少停兵器！」

那將馬上欠身問曰：「來者好似武成王麼？」

黃飛虎答曰：「不才便是。不識三位將軍何以知我？」

三將聽得，滾鞍下馬，拜伏在地。黃飛虎慌忙下騎，頂禮相還。三將拜罷，口稱：「大王，適纔見大王儀表，與昔日所聞，故此知之。今何幸至此！」邀請上山，進得中軍帳，分賓主坐下。

黃飛虎曰：「方纔三位兄廝殺，卻是何故？」

三人欠身曰：「俺弟兄三人在此吃了飯，沒事幹，假此消遣耍子，不期誤犯行旌，有失迴避。」

黃飛虎亦遜謝畢，問曰：「請三位高姓大名？」

三人欠身曰：「末將姓文，名聘；此位姓崔，名英；此位姓蔣，名雄。」

這一回正該是「五岳」相會：文聘乃是西岳；崔英乃是中岳；蔣雄乃是北岳；黃飛虎乃是東岳；崇黑虎乃是南岳。

文聘治酒管待黃飛虎，酒席之間，問曰：「大王何往？」黃飛虎把子牙拜將伐湯，遇孔宣殺了黃天化的事說了一遍，「……如今末將往崇城請崇君侯往金雞嶺，共破高繼能，為吾子報仇。」

文聘曰：「只怕崇君侯不得來。」

飛虎曰：「將軍何以知之？」

文聘曰：「崇君侯操演人馬，要進陳塘關，至孟津會天下諸侯，恐誤了事，決不得來。」

黃飛虎曰：「到是遇著三位，不是枉走一遭。」

崔英曰：「不然。文兄之言，雖是如此說，但崇君侯欲進陳塘關，也要等武王的兵到。大王且權在小寨草榻一宵，明日俺弟兄三人同大王一往，料崇君侯定來協助，決無推辭之理。」

黃飛虎感謝不盡，就在山寨中歇了一宿。次日，四將用罷飯，一同起行。在路無詞。一日來至崇城。文聘至帥府。門官來見黑虎，報曰：「啟千歲：有飛鳳山三位求見。」

崇黑虎道：「請進來。」

三將至殿前行禮畢，崔英曰：「外有武成王尚在外面等候。」

崇黑虎聞言，降階迎接，口稱：「大王，不才不知大王駕臨，有失遠迎，望大王恕罪。」

黃飛虎曰：「輕造帥府，得睹尊面，實末將三生之幸。」敘禮畢，分賓主依次而坐。

彼此溫慰畢，文聘將黃飛虎的事說了一遍。崇黑虎咨歎不語。崔英曰：「仁兄莫非為先要進陳塘關麼？今姜元帥阻隔在金雞嶺，仁兄縱先進陳塘關，至孟津，也少不得等武王到，方可會合諸侯。這不是還可遲得？依弟愚見，不若先破了高繼能，讓子牙進兵，兄再分兵進陳塘關不遲，總是一事。」

崇黑虎曰：「既然如此，明日就行。著世子崇應鸞操練三軍，待吾等破了孔宣，再來起兵未晚。」

黃飛虎謝罷。崇黑虎乃治酒管待飛虎等四人。次日四鼓時分起馬，「五岳」離了崇城，往金雞嶺大道行來。非止一日，「五岳」至子牙轅門聽令。探馬報入中軍：「啟元帥：黃飛虎轅門等令。」

子牙令至帳前，問曰：「請崇黑虎的事如何？」

黃飛虎啟曰：「還添有三位，俱在轅門外聽令。」

子牙傳令：「用請旗請來。」

崇黑虎等俱遵闔外之令，上帳打躬曰：「元帥在上；吾等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！」

子牙忙迎下接住曰：「君侯等皆係外客，如何這等罪不才也！」俱彼此遜讓，以賓主之禮序過。子牙命設座；崇黑虎等俱客席，子牙與飛虎主席相陪。

子牙曰：「今孔宣猖獗，阻逆大兵，有勞賢侯，途次奔馳，深多罪戾！」

崇黑虎謝過，起身對子牙曰：「煩元帥引進，參謁周王。」

子牙前行引路，黑虎隨後，進後帳與武王見禮。

相敘畢，崇黑虎曰：「今大王體上天好生之仁，救民於水火，共伐獨夫，孔宣自不度德，敢阻天兵，是自取死耳，隨即撲滅。」

武王曰：「孤力窮德薄，謬蒙眾位大王推許，共舉義兵，今初出岐周，便有這些阻隔，定是天心未順耳。孤意欲回兵，自修己德，以俟有道，何如？」

崇黑虎曰：「大王差矣！今紂惡貫盈，人神共怒，豈得以孔宣疥癬之輩，以阻天下諸侯之心？時哉不可失！大王切不可灰了將士之心。」

武王感謝，命左右治酒，與黑虎共飲數盃。黑虎謝酒而出。子牙與崇侯出來，在中軍從新治酒，管待四位。

崇黑虎次日上火眼金睛獸，左右有文聘、崔英、蔣雄；上嶺來，坐名只要高繼能出來答話。

孔宣聞報，隨命高繼能：「速退西兵。」

高繼能出營，來見崇黑虎，大喝曰：「你乃是北路反叛，為何也來助西岐為惡？這正是你等會聚在一處，便於擒捉，省得費我等心機。」

崇黑虎曰：「匹夫！死活不知！四面八方皆非紂有，尚敢支吾而不知天命也！前日斬黃公子是你？」

高繼能笑曰：「哪吒、雷震子不過如此，你有何能，敢來問吾？」縱馬搖鎗直取。崇黑虎手中斧赴面相迎。獸馬相交，鎗斧併舉。未及數合，文聘青驄馬跑，五股叉搖；崔英催開黃彪馬；蔣雄磕開烏騅馬；四將把高繼能圍住當中。好個高繼能，一條鎗抵住了四件兵器。三軍吶喊，數對旗搖。

黃飛虎在中軍帳，子牙聽的鼓聲大振，對黃飛虎曰：「黃將軍，崇君侯此來為你，你可出營助陣方是。」

黃飛虎曰：「末將思子，一時昏聩，幾乎忘卻了。」隨上五色神牛，搖鎗殺出營來，大呼：「崇君侯，吾來拿殺子仇人也！」把坐下牛一縱，殺入圈子裏來。

「五岳」將高繼能圍住在垓心。好高繼能，一條鎗遮架攔攔，如銀鱗翻身，風馳雨驟，甚是驚人。